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集卷二十五

宋 張綱 撰

經筵詩講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臣以為此言淑女之德宜為君子之配也雎鳩之為物其性則摯而有别其聲則關關而和有别而不失其和淑女之況也水中可居曰洲而河又水之險者在河之洲則去人遠矣淑女者窈窕之況也窈窕者

幽閒深遠之謂也逑匹也淑女雖在窈窕而其德乃可以為君子之好匹此后妃所以樂得也説詩者以大序首言關雎后妃之德故以雎鳩為后妃之况臣以丈義考之當况淑女而不當况后妃也葢所謂關雎后妃之德者關雎一篇之詩乃后妃之德耳亦猶鵲巢夫人之德而詩乃以鵲巢比國君其所以為夫人之德者亦鵲巢一篇之詩而巳舉鵲巢以證關雎則關雎為淑女之况義固曉然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臣以謂詩人欲述后妃求淑女之事故于首章先言淑女有宜配君子之德然後序后妃所以求之之意夫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則荇菜者供祭祀之物也后妃之求淑女在於協心以供祭祀故以荇菜言之流求也其意若曰荇菜之生參差而不一求之者當左右而無方譬猶淑女之在下窈窕而難見求

之者亦當寤寐而不已然后妃之心猶以為未也求而不得則寤寐而至於思服悠者思之長也輾轉反側者卧而不周也思服而至於輾轉反側不能安寢則其求之可謂至矣於此有以見后妃憂在進賢出於至誠有不能自已者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至誠待淑女之心有加而無

已也芼之為言擇也求而後采采而後擇者供荇菜之序也寤寐求之然後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者待淑女之序也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臣則曰鼓瑟鼓琴鍾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鍾鼓既設此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從以異今后妃之待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且天子之於人材不患

其不能尊顯於朝廷之上而常患其遺逸於下是以先王之治於丘園巖谷之士尤加意焉然則關雎之求淑女每章必以窈窕為言者可見后妃進賢之志首及於疏遠矣此所以能輔佐文王而協成周家之治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臣聞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葢言其有本也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而后妃所以能成關雎之德者則以葛覃之本有以受其化也葢后妃之賢出于天性方其在父母家志則在于女功之事惟其志在女功之事則知夫身所被服者勤勞而不易得故能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也夫履后妃之位則勢既尊矣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則德既成矣然猶尊敬師傅而不敢忽則躬行於閨門者豈復有過舉

之累哉此其所以能歸安父母也如上所陳而卒至於歸安父母此其所以能化天下以婦道也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葛覃之詩事親守身之道備矣故序詩者以為后妃之本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臣以謂此二章言后妃女功之志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末者志在于葛則絲枲可知矣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則葛方茂盛未成之時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則葛已成就可采之時也后妃之於女功志焉而不敢忘故往來于中谷以觀葛之漸長而采之方其初往也葛茂盛而未成但見黃鳥飛鳴于灌木之上顏色之美聲音之好有可以悅其耳目及其繼往也葛成就而可采矣於此無暇及

于耳目之所聞見唯知刈葛而濩之以為絺綌專心致志服之而無厭斁焉雖然后妃大邦之子也豈其實然哉詩人賦其意而已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臣以謂此一章言后妃既嫁而歸寧父母也后妃之勢可謂尊矣及其歸寧必先告于師氏此叙所謂尊敬師傅汙煩撋之也澣濯之也汙其燕居之服而澣

其事宗廟舅姑之衣在常人有不足道唯后妃服之則可謂恭儉之盛德然其汙也澣也固非好潔其衣服薄而已矣非止於薄而已也又擇其何所當澣何所當否然則后妃修飾其身如此而歸于父母之家父母之心有不寧者哉斯干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貽罹于父母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於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于憂勤也

臣竊觀葛覃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此則后妃之本志也及其作合于周而供內助之職則不特女功之事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是以有卷耳之詩葢人君之治無大于求賢審官者誠能求賢以任使之審焉而勿忽則衆職並舉天下不足為矣故后妃既求淑女以協成內治而于輔佐君子又必以求賢審官為先也文王之時羣臣戮

力以趨事后妃知其勤勞是以欲撫勞之而進其賢者則非有險詖私謁之心也然求賢審官文王之政后妃唯當輔佐之而不敢與其事焉有其志而不敢與其事是以朝夕思念至于憂勤而不釋序詩者以為后妃之志又當如此故以其詩次於關雎葛覃之後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臣聞卷耳易得之菜也頃筐易盈之器也夫求易得

之采以實易盈之器又采采而不已然且不能頓盈况賢才之士為難得百官之位為至衆欲求難得之材以實至衆之位可不思念之乎此后妃所以有懐賢人之德而欲寘之周行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懐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臣聞崔嵬山之險也虺隤馬之病也臣下之從征役

者陟山之險乘馬之病可謂勤勞矣后妃欲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庶慰其永懷之心也山脊之岡則其險甚于崔嵬玄馬變黃則其病甚于虺隤山甚險而馬甚病則勞之宜加厚故欲酌罰爵以樂之樂之以罰爵則非止金罍而已葢人有甚勞則其心必至於永傷尤當有以慰之也若夫山極險而謂之砠馬極病而謂之瘏不特馬病而僕且病則臣下之勤勞至矣如此乃不言酌酒以勞之但吁嗟而已何哉葢酒食

者后妃之事也爵賞者朝廷之政也臣下之勤勞彌至則報之在乎爵賞而酒食有不足用焉然朝廷之政后妃所不敢與聞此其所以吁嗟而已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臣聞后妃正位宮闈同體天王顧夫人嬪婦之屬貴

賤之勢固有間矣惟貴賤之勢有間故每以逮下為
難小星言惠及下而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樛木言逮
下而曰無嫉妬之心然則逮下之事唯無妬忌者能
之耳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喬則與物絶故曰南有
喬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纍
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麗以上喻嬪
婦之屬所處在下以后妃有逮下之德故亦得進御
於其君若是者上恩逹于下下情通于上閨門之内

不失其和矣文王之治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后妃逮下而閨門以和則内治成矣文王安得而不樂哉惟樂其内治之成所以能安享福禄故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臣嘗觀易之設卦剛柔相雜而變生故或吉或凶相為倚伏唯謙之為體自卦繇彖象以至六爻之辭無一言及于凶咎悔吝以是知謙之為德所以致和于天下無往而不利既無凶咎悔吝則福隨之矣夫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謙德也以是而和其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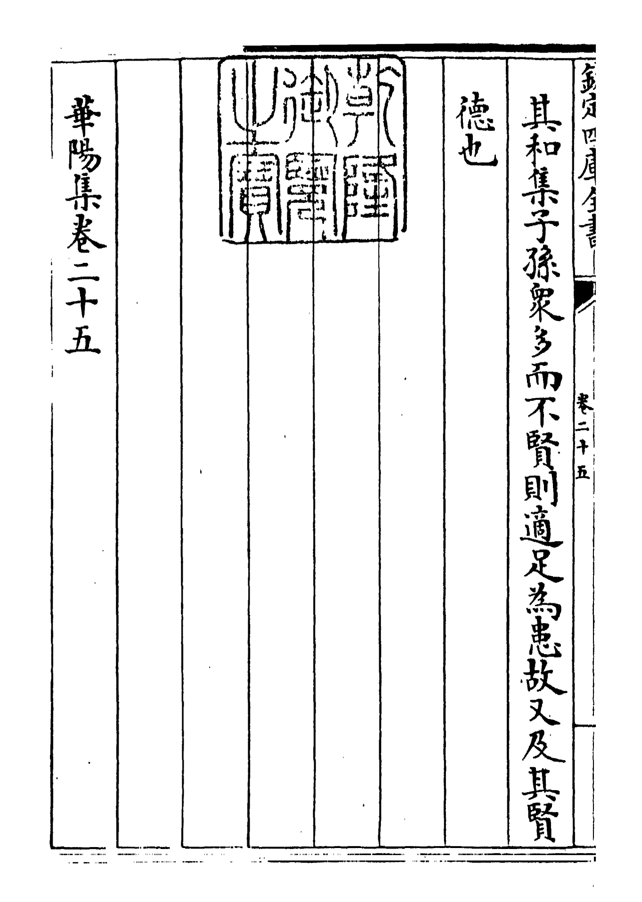
則其君子免于凶咎悔吝而安享福禄也宜矣葛藟纍之則附麗以上而已荒之則又言其奄覆之也縈之則不止于奄覆又旋繞之矣福履綏之不若將之之大將之不若成之之備詩人美其事有加而無已故其言之序如此也且天保之序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而一篇之詩備述福禄之事然則文王之治外固已下下而致福禄矣以此見樛木之逮下乃所以化文王之德而輔佐之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臣聞螽斯蚣蝑也鄭康成云凡物有隂陽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蝑不耳然則螽斯於萬物中獨有不妬忌之性且生子之多故詩人取以為況後之說詩者謂螽斯微物性或難知是以于此序不能無疑臣竊嘗深求之葢上古穴居野處日與鳥獸相親故能畢

知萬物之性三代去古未遠學者皆有師承研窮物理尚皆精審故其所言有後世不能及者且七月詩言斯螽動股莎雞振羽以至歷紀在野在宇在戶之候月令言螳螂生腐草化以至獺祭魚豺祭獸鳩拂羽虎始交皆非後人所嘗見而知者然載在典籍舉信萬世由是觀之螽斯之不妬忌詩人必有以知其性矣固無足疑也詵詵生之多也薨薨飛之多也揖揖聚之多也振振言其性厚繩繩言其戒慎蟄蟄言



其和集子孫衆多而不賢則適足為患故又及其賢

德也

華陽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卷二十六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華陽集卷二十六

宋　張綱　撰

啓

賀朱中書啓

伏審光膺中詔峻陟西臺以端方直亮之偉人當佐佑詢謀之大任士夫相慶遠近所同竊以朝廷之官莫尊于二府政事所本獨繫之中書禮固重於前聞任莫難於今日邦基再造王業中興邊陲之兵革未寧州郡之

盜賊多有六飛在御靡遑奠枕之安二聖蒙塵方佇迎
鑾之策法度尚須于訂議人材尤急于搜揚息四民愁
嘆之聲還萬里農桑之業惟茲數十難能之事悉委二
三同德之臣非有真賢曷當盛舉恭惟某官建標天地
逸足風雲眇萬物以遐觀曠千齡而獨步粤從早歲固
已優夔契之才雖在平時常不廢廊廟之語遭國家之
多難作屏翰以宣勞嘗險阻於兵戎出沒之中罄忠嘉
於上下危疑之際身任大計心懷隱憂時方急於播告

之修職遂當乎詞章之選思如泉涌吏胥以朊腕為辭
令若風行父老至扶杖往聽此特其筆墨之游戲耑本
於議論之淵源擢自北門進登左轄眷中樞之虛位疇
僉言於外朝不藉多人思見元趦之治無易卿者果歸
建碩之賢夫位盛者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既參華
於宰路實同秉於國鈞撥亂興衰頽類斷鼇而立極修
廢舉墜必將解瑟而更張庶觀君子之所為當與天下
而同慶某賦性庸陋與世闊疎忝竊一官推移半世申

屠幸而無過蓋由托庇于賢人鮑叔知其有親遂復攝官于卿部正閒居而待次忽虛宁之登賢情發於中喜深不寐念此洪鈞之託益知孤迹之安元禮龍門固莫陪于賀客公曾鳳沼願長借于恩波

賀白太宰啟

某官先朝元老後學宗師忠嘉夙簡於上心密勿久陪於國論廟堂倚以為重縉紳賴之而安三星耀天極之旁自然拱北九鼎藏神策之妙正合調元非天私于有

邦惟帝賚此良弼職當補衮既高山甫之賢門不受私況得申屠之譽欽承渙號允協師言夫移風非俗吏所能而正臣乃治世之表必將道揚洪烈弼亮中書豈惟專八柄以詔王是乃兼三公而論道夫曹參非不治事葢安下民者清靜為先如房喬專任進賢則執大政者細微可略兼濟二美獨高一時他人所難唯公是賴首尾闕

賀黄相啟

伏審光膺制綍峻陟台躔一代偉人允協股肱之望八

芘壽域悉歸陶冶之公懽聲所加和氣可召竊以春秋
尊上公而謂之宰人主論宰相而付之權一日萬幾經
大猷於有截參天兩地斡洪造以無私雖曰衆賢聚于
本朝必也上帝賚之良弼始協雲龍之會可圖竹帛之
勲果得真儒克勝大任恭惟某官逢時多難許國一心
早奉王靈遯分帥閫謀謨制勝臨尊俎以折衝社稷阽
危督干戈而周衛高宼觸紛以赴光武房喬杖策而謁
太宗感會有初忠嘉彌著離亨作於明兩扶日轂以升

暘晉錫蕃于晝三冠天樞而入輔獨當宥密深贊經綸載疇柱石之英亟委鈞衡之寄國勢增重乎九鼎民瞻益峻乎三階夫位盛者憂必深而望隆者功亦大考申甫以烝民嵩高之什事特著於蕃宣稽魏丙以元康地節之功時靡聞於變故記在舊史尚稱名臣今乃遭古人之所未嘗任朝廷之所最重凡是規恢之略得於笑談之間蓋將洗萬古而空之豈特專一時之盛者某銜袖雖漫於禰刺曳裾阻造於膺門聞盛舉之軒昂激懦

衰而奮勵

賀呂相啟

闕

賀劉相年啟

歲元啟祚建夏正以求端邦憲始和謹周官而垂治恭
惟某官安危注意文武兼資列上相于東垣顓面太微
之位撫戎師於南服獨登大將之壇號令風行酋渠電
掃壯萬里長城之勢寬九重旰食之憂茂對休辰倍膺
殊祉牙旗日暖知細柳之春回黼座天臨佇公槐之晝
接庶諧啟沃用福寰區某待次鄉閭坐忘歲律竊依仁
於封域願屬禮於韃櫜賀燕爭趨適阻負薪之疾登龍

莫遂徒傾恭梓之心頌詠所歸敷宣曷既

代姪合謝解啓

一郡應書孰非勍敵十條問義獨冠羣儒雖不足致之意中亦自喜出于望外竊以六經之要百世所傳粹然道德之微盡在是矣炳若帝王之制孰能違之故自虞夏商周以來莫非詩書禮樂之教習聞其號豈獨見于修身祓飾厥文盖將用以取士奈何報以一說使之拘於小文黨同門而妬道真是末師而非往古大道既破

更令益繁乃不能漸進民心復何以激昂士氣每發德音下明詔固以為將新復古之科而進直賢舉實廉乃反不能明當世之務此漢唐所同患者非睿智莫能革之幸真主之篤生喜斯文之復振四海咸仰萬化更新方一德以同風學弛專門之禁儀兩忘而化道人無異戶之趨師心自得于淵源揮翰易爏于忌諱文風蕩蕩士論洋洋乃復見三代之英是謂極一時之盛宜取國士以最能書如某者智之周身才不逮衆粗學古人之

事靡諳世俗之心韓子文工送五窮而不去相如志在
空四壁以徒慙雖見笑於新學晚生固未嘗不潛心大
業然膏油以繼晷有類書癡因筆墨以成文頗或技癢
頃自成童之歲固已挾策而遊較數子有一日之長欲
百戰取萬全之勝鄉評與善泮水呈能曾叨一鶚之薦
書遂冠六鼇而稱首觀光上國方欣從下土而來合戰
春闈不謂見大敵則怯既折北而不就敢圖南而再飛
屬兹更化之初競奮仰高之志毛錐鐵硯念頑姿尚足

以磨新白帯黄茅故荒學益加于鉏耨適侯邦之詔下
偕鄉士以朋來筆陣爭先文鋒競逐遣趙使而少一初
笑遂以備員舉漢士之無雙不圖錯乃充賦出乎其類
得之若驚雖叅鑑之無私亦品題之過分青氊舊物去
七年而復還綠綺新聲鼓再行而愈麗念言幺麽誰使
遭逢此蓋伏遇某官性稟嶽靈才高人傑華國富文章
之譽立朝聞議論之公左史記言合春秋之大法西清
賜對敷蹇諤之深忠偶猒直于承明暫出分于方面吏

畏神明之政民歌愷悌之風大度包荒念不遺於一物至誠推轂尤樂取於羣材致此謬庸亦蒙甄録某敢不勉葺舊學益勵前修化蟲臂之微幸已成形於造物搖羊角而上誓將奮翼于天池庶獲微勞仰酬大惠

代姪合上葉左丞啟

藩宣重寄有嚴制閫之雄草芥微官獲造曳裾之列念五窮之見困叨一眄以增榮仰佩謙光伏深愧汗竊惟自古寒士之或顛躋必擇當世巨公以為依歸非獨慕

於風聲殆將布其題拂䯉糧裹飯領見者忘重趼之勞
擁篲掃門託迹者有終身之幸望光塵于坐客之末承
咳唾于立談之間升濟堙沈奮發枯朽是以一識韓荆
州之面封侯至或可輕粗知蕭頴士之文僕厮戀而不
去必將收拾四方奔走之士宜有超絶一時卓偉之才
而况道德高于古人勳名冠于當代激昂恩義慰薦孤
貧倘有哭於途窮可無望於川絅恭惟某官累朝舊德
間世英姿温温秉君子之文挺挺有大臣之節詞章灝

壟陋班馬以稱工廊廟經綸贊皐夔而並駕功存社稷
名在鼎彜東山方逸於謝安南土已思於申伯繡裳虛
佇將疏三接之恩齋鉞選賢先拜十連之寵威行外鎮
令肅中權寛九重宵旰之憂恊千載風雲之會輕裘緩
帶投壺雅歌泛水依蓮遴集幕中之彥披雲捲霧共談
堂上之奇曾謂謏聞敢期殊遇方懼旅進而旅退遽蒙
三浴而三薰惟大賢無所不容與其潔也故君子信于
知巳輒盡布之伏念某家貧無以代耕晚歲乃知向學

然膏油而繼晷羞篆刻以成文謬忝一官虛氈待瓜時
之及坐閒三載束裝赴桐汭之期不圖豪奪以成風遂
致孫蹤之失路望窮閶而却走追故步以懷慙越人彎
弓談笑者衆孺子入井怵惕為誰與其抱隻影以興哀
孰若仰宗工而自許揭來彌月老去驚春幸造膺門猥
竊登龍之譽載懷禰刺尚布薦鶚之書退念餘生亦云
易與苟得效一職而受侏儒之俸便能食衆指而安鷦
鷯之枝桃李成陰諒春工之可待粃糠猶鑄納鈞造以

何難誓捐未死之軀庶答不貲之恵

代舅李治表上宰相啟

掃門願見幸承咳唾之餘拜命言旋息出陶鎔之末初官過望舉族增輝念倏遠於台墀恍已更於歲籥王春布令道迎和氣之回賢業熙天允集神休之盛恭惟某官夙韜遠略起佐中興道格皇天功高邃古金聲玉振師孔孟以遭時武緯文經輔堯湯而致治自再登於宰路乃獨秉於元鈞事有至難非衆人之敢決謀皆素定

仗大信以必行收兵柄以强主威息羣言而定國是遠
馳使節大浹鄰懽豈徒盡人之事而人有革心殆將合
天之意而天亦悔禍固陵肇卜果獲奉於龍輴長樂久
虛迨迎還於䡵馭上以寬宵旰劬勞之念下以慰黔黎
慕望之私盛德所傳曠古未有某逢時不競晚學何知
依仁桑梓之鄉忝迹門闌之舊惟大業未忘于遺履故
危蹤竊效于彈冠燕頷何人敢有封侯之志鼠肝微物
徒勤造物之私自視空疎無所論報永言瞻詠但極精

徽

又代賀冬啟

惟天地四時之氣胚胎已肇於黄鍾布神明萬物之和燮理實資於公冎恭惟某官道傳孔孟德並臯夔坐斡鴻樞丕闡彌文之化中興寶祚獨高葢世之勲四民阜康五物來備日官居卿以底日順剛長于時亨天子郊祀以配天贊乾行於熈事神人交相視履多祥隆國棟以益尊固邦基而同永某官叨寵借跡困孤徽萃五福

以朋來但想槐庭之慶列羣英而熙賀莫陪袞席之趨

江東提刑到任謝宰相啓

藹然衰病之餘何心禄仕付以澄清之任有覥面顔矧一路之所臨合十州而共治民力已凋於近歲吏奸多忽於下情盜竊起而縱横兵戈隨以紛擾誰非聽訟蔑聞行露之歌責在有司宜慎觀風之舉有如頑鈍曷稱選掄得官十有九年遇事百無一可索長安之米嘗獲詣於郎潛昧城旦之書顧奚堪於使指徒以親庭之欲

便遂叨鄉部之初除有同擇地而安實出自天之幸瓜期屢及匏繫彌深每將攬轡以之官輒復杜門而待次閱歲陽之七換更宸綍之四須舊物故存政恐妨於近制新恩甚渥俄就易於鄰封夫以山野陋庸之姿上煩朝廷委曲之記使其自處未必能然冒寵則優撫躬昌措茲蓋伏遇某官躬秉道德端居廟堂扶社稷之中興頫類斷鼇而立極正紀綱之欲壞尤先推轂于羣材致此賤微亦蒙甄録

上吕都督啟改云某官入冠揆路出總戎旗天下有達尊三異數兼榮于

將相中國之長扶五神兵坐鎮于蠻夷大開公正之途不棄草芥之賤致茲屛瑣亦預使令某敢不恪奉教條講修職業念乘軺之非據深懷顛覆之憂仰大廈之可依實賴帡幪之賜其如率職不敢愛身

上葉左丞啟

矜庶戮之不辜誤玷軺車之寵長萬夫而觀政竊依帥閫之嚴自視庸虛可量欣幸恭惟某官華夷重望廟社元勲文高三代之英德冠累朝之舊入參大政訏謨恪奉於中宸出殿雄藩宵旰靡勞於北顧民瞻益峻帝眷

彌勤行歌自鎬之歸式副為霖之望某謬將使指獲踐
封圻披雲霧于青天即遂趨風之拜假帡幪于厦屋庶
無零雨之虞

華陽集卷二十六

華陽集卷二十七

宋 張綱 撰

啓

與馬運使啓

折獄致刑欲革放紛之獘奉指銜命猥叨欽恤之司自惟非材竊幸餘芘恭惟某官德名重於國器文譽譪乎時髦簡在宸衷屈臨漕計積紅腐於九歳已高流馬之功奉紫泥之十行佇復富民之拜不圖朽質獲近英標

冀辱奬提粗逃官曠決鼠牙之滯訟念方愧於平反附驥尾以追途尚或希於致遠

與陳運使啟

衰病餘生顧何堪於禄仕澄清重寄竊自懼於顛隮恭惟某官問學得之淵源才猷敏于經濟欲試幾微之務暫淹飛輓之勞底慎邦財已見錢流於地上趣歸禁路佇觀詔下於日邊曾是陳人獲聯治部鼠牙決訟深慚行露之歌鵰翼摶扶願假垂天之蔭

回趙提點啟

卧病鄉閭莫遂挂冠之請按行獄市徒增攬轡之羞尚幸庸虛仰依明哲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國老成蘭省潛郎譪聲華於士論蓬山僊伯獨領袖於英遊惟其多閑務成物之材故欲展富國强兵之術鍾官咸奮寶藏滋興佇聞驛詔之須歸踐鵷行之寵豈伊朽質獲近餘光登元禮之門念進趨之匪遠倒陳遵之牘辱褒借以彌勤適方在行不即裁報

回宣州張守啓

衰病餘生杜門已久澄清重寄攬轡奚堪欲稍緩於曠
瘝幸賽依於明哲伏惟某官學窺聖域名右漢庭直指
遺風吏識乘軺之舊剖符新政人推卧閣之賢遠圖暫
屈於州麾異寵即歸於禁路顧茲頑鈍夙仰聲猷邈爾
治封未講郵書之好藹然謙德先貽衮字之褒欽佩過
情重慚不敏

回建昌朱守啓

登孟博之車量材以稱倒陳遵之牘荷意惟勤適將命以在行愧占詞之弗遑某官風雲逸足霄漢垂光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鹿車方道廣侯邦惠養之仁念久處於蓬山宜即歸於禁路豈伊晚節獲覩餘光疇昔論交尚紀緒言之盍撝謙下逮猥先翰墨之須足未及於踵門心已傾於望履

與池州葉守啟

伏審光奉明綸寵臨巨鎮妙簡西清之列整分北顧之

憂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恭惟某官道貫三代學通九流履更藩翰之勤綽有神明之政矧池陽之名郡當江左之上游兵火仍災痛創殘之未備閭閻復業仰慈惠之方深行聞卧閤之功遂促征車之召某稟性甚拙慕德惟深將命在途漸喜封圻之近造門有日即諧雲霧之披

回太平許守啓

伏審光膺宸綍懋建州麾仰師帥之得賢措兵民於無

事歡呼所至遠邇惟均伏惟某官忠嘉夙簡于上心才術更優于時論藩垣借重拯黔黎於塗炭之餘樽俎折衝驅盜賊於笑談之末雖下車之日未久而閑閻之風已高將促名於鋒車遂進儀於禁路顧茲庸陋竊服聲猷銜命于行尚阻瞻門之謁鳴謙下逮猥先蕭牘之頒拜賜則優感銘曷既

與饒州李守啟

負薪嬰疾將待盡於餘年攬轡之官遽叨榮於一路自

視衰遲之迹尚依明哲之光恭惟某官抱王佐之偉材明國家之本體進儀禁路專史臣言動之書出偃侯藩著循吏撫綏之政閱時未久雅望益隆豈容卧閤之堅行趣追鋒之召敢圖晚節獲並英游奉指不才莫決鼠牙之訟危蹤有託徒欣驥尾之榮

回董提刑啟

鄉閭待次聊欲奉雙親之歡獄市平反何以當一路之寄未卜交符之日已深攬轡之羞正賴故人曲垂大庇

伏惟某官天麟表瑞廟璉稱珍蔚高國士之風早勵古人之志螭坳直筆已推孫史之家聲芸閣細書更仰蓬山之舊業稍淹大用良鬱師言佇促鋒車復還禁路自顧衰遲之迹夙叨朋舊之私邈未造于高閎猥辱先于華問瑰詞借譽敢忘置袖之三年良晤有期尚冀解顏而一笑

賀權樞密啓

伏審光奉明綸進登右府允協股肱之望獨當宥密之

司無閒邇遐同增忭喜竊以國體所繫兵柄為先峻極西庭上應斗樞之象贊襄密命入籌帷幄之嚴事有關于中書尊實等於丞相欲廟堂之增重顧選授之尤難方將委任而責成並注安危之意有能奮庸而熙載宜兼文武之資恭惟某官受天傑材為國重器學海造域中之大孔孟同歸談鋒多堂上之奇孫吳暗合早飛騰于華近遂罄竭于忠嘉矧當四方負固之時尤賴千里折衝之策果膺殊渥遂贊本兵玉帳經綸既奠安於宗社

槐庭密勿即正位於公台仰觀君子之所為期與天下
而同慶某稟生疎拙夙荷眷知聞新命之初傳覺歡悰
之倍集心同燕雀徒忻廣厦之成身繫匏瓜莫遂趨庭
之謁其如頌詠曷究敷陳

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明綸入參大政事關廟社喜格天人竊以治
道所先擇賢為大置諸廊廟必求名德之全若時謀謨
用協股肱之望矧國家之多難方宵旰以深憂將期解

甲而息肩尤在折衝而制勝故隨會見用晉國之盜逃奔而汲黯在朝淮南之謀寢息公議旣與羣陰自消爰有哲人克膺明命恭惟某官金聲玉振武緯文經議論醇乎古人備四時之正氣典章出其大手柄三代以同風起自祠庭復還視草坐席未温于東閣機衡遂贊于中台衆賢聚於本朝已覺巖瞻之峻上帝賚之良弼行叶鼎鉉之尊某晚學何知承顔最舊念去桃陰之久幸依松里之仁新命初傳歡悰倍集按行獄市方親駻突

之幾瞻望鈞墀坐阻鳧趨之謁其如欣訟曷究敘言

賀內翰啓

伏審光奉明綸還直北門之峻親承密旨獨居東閣之尊鸞詔令之一新仰恩榮之如舊歡呼相慶中外所同竊以翰墨文章擅詞林之寵詢謀獻納專內相之權是為儒選之極高殆非他材之可雜玉堂晝靜鈴索夜呼備黼座之天臨紛書詔之雲委任官能否係國重輕實惟選授之難況任艱虞之日憂邊思職將推頗牧于禁

中求舊得人豈歎嚴徐之見晚恭惟某官曠世之高材獨步立朝之大節可觀以忠信結於深知彼功名視為餘事仰斯文之未墜賴故老之重來蓮燭夜歸墨麻曉出山東悍卒行閭感泣之恩坐上同寮佇興禮絕之拜某稟生疎拙夙荷眷知聳新命之初傳覺歡悰之倍集

賀建康李端明啓

伏審升華秘殿出鎮雄藩十國為連兼總兵民之寄萬夫觀政坐銷愁嘆之聲無間邇遐同極忭喜恭惟某官

大事能斷遠圖是經秉直節而不回肅威名之久著立
朝抗論奸謀既息於淮南分閫受師茂略更煩於江左
隱若長城之勢居然奠枕之安豈徒卧護於一方益將
伸威於萬里顧茲庸陋叨荷眷知獄市按行未卜交符
之日台墀趨進預欣望履之榮倘宥愚之未忘尚孫蹤
之有託

朱相遠迎啟

伏審光奉明綸寵還真館促赴鋒車之召有嚴衮路之

趨久屬望於蒼生佇儀圖於舊德入當國論宜大臣無憚於暑行妙簡淵衷諒宣室已傾於前席觸炎威之方熾涉砥道以惟勤聳聞旌馭之來首獲望塵之拜其為欣幸罔罄敷陳

上呂都督啟

伏審仗鉞臨戎益峻三台之望前茅啟道有嚴十乘之行肅萬旅以營屯擁百神而呵護江山改觀廟社妥寧恭惟某官忠憤格於天淵勲名震乎中外任茲國事獨

以身先鶉火方中觸炎曦而罔避軺軒在上考視履之多祥某志在執鞭職當負弩屬採薪而獲疢趨半道以馳還尚賒約束之嚴竊動震惶之色仰惟鈞造俯賜鑒憐

與韓舍人啓

阻奉英標念久更于歲籥側聞吏隱方就逸于祠庭仰高靜退之風重積瞻馳之素恭惟某官才雄當代名配古人進登侍從之華獨擅詞章之譽承明厭直閔勞既

遂於高情宣室召還圖任將歸於大用頋茲頑鈍夙荷
眷知論五經於石渠尚記緒言之盖按九章於獄市敢
忘厚德之依適整駕以在行喜望塵之不遠倘未絶曳
裾之禮期遂造于門牆猶或崇伐木之仁願復承于謦
欬歡悰所激占叙奚殫

與姚都運啟

竦服聲猷志極高山之仰叨承庇映寵增末路之光馳
驅尚阻于登龍寤寐敢忘于附驥恭惟某官名高月旦

識洞陽秋問學深游夏之科才術妙管蕭之亞有嚴戎閫聯上相之賓寮獨任計臺萃六師而飛輓威行八路風動一時民不告勞士有宿飽策殊勲于異日孰先經畫之勤拜新渥以還朝佇副弼諧之望時當流火凉生犀金閶旌旆之少休諒神人之咸喜起居甚適福履且宜不勝拳拳門牆之私聊供區區竿牘之問

與傅參謀啟

走塵路之七旬敢有懷安之志望牙旗于千里浸稽伏

謁之儀非自置於闊疎諒必蒙於簡照恭惟某官才雄當代名配古人富五經之紛綸為四海之模楷奮志英特濟時艱危尊相臣以兼將臣首冠賓寮之選使仁者以佐賢者獨高籌策之良沈深方贊於中權咨決遂專於帥閫威行八路風動一時坐分北顧之憂遠却南侵之侮戮鯨鯢以築京觀期國難之將平作舟楫而濟巨川竚祖風之復振顧茲幺麽雅辱眷知一去門牆七更歲籥心傾三益敢論杵臼之交職在九章正賴幨幪之

庇即奉承於約束已志切於馳驅

與劉參議啓

逖遠聲猷每極高山之仰頻更寇亂靡遑尺牘之修退念闊疎伏增震懼恭惟某官瑞麟一角祥鳳九苞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傅班之伯仲姓字早標於千佛名敢直言忠嘉屢罄於七人事無遺策志欲康於天步時方迫於戎昭泛渌水而依紅蓮沈静已煩於遠略涉赤墀而登紫禁便蕃行服於邇聯惟是謬庸夙承盻睞幸因

賊事當梟今于轅門已涉修途即通名于賓謁

與韓太尉啟

伏審南服宣威破梟羣而電掃北轅奏凱肅虎士以雲屯諒先十乘之行自致百神之護恭惟某官智深韜略神授機符當國步之多艱奮戎昭而特起漢壇獨拜家聲既嗣于淮陰衛幕遐征師律益嚴于灞上肆平巨猾果奏敷功亟振旅以還軍佇策勲而進律某平反獄市景仰轅門逮行旆之匪遥顧趨風之敢後即期瞻望預

極忻愉

賀孟參政啓

伏審光奉制書肇臨督府機衡舊德載聯上衮之華貔虎新軍更須中權之令歡欣畏愛遠邇均齊恭惟某官温温秉君子之文挺挺有大臣之節深憂國計自結主知廊廟登賢早入陪於大政甌閩謀帥亟掃蕩於宄渠顧兹八路之權尤屬九重之慮欲成丕烈宜付偉人畀册命以加榮更節旄而增重居然奠枕隱若長城恢漠

祚于中原佇復孔明之策扶唐室而再造徐觀尚父之功某身在洪鈞職當部屬望光塵之入境夙堅負弩之誠受約束以趨風將遂執鞭之志

與詔使啟

伏審光膺宸詔榮奉使華問俗觀風按六條而黜陟登車攬轡聳百郡之觀瞻恭惟某官天賦遠猷世承恩命公才公望早膺負扆之知允武允文遂贊樞庭之議肆求直指果副僉諧導德意于閭閻兵火之餘達幽枉于

宵旰焦勞之際威行漢節仍兼御史之權名配周官大
振撣人之職矧搴帷特專於所任而授指固異於常時
暴勝之高逐捕之名徒繡衣之有耀范孟博抗澄清之
志曾給札之無聞孰若當仁斯為盛舉某衰遲末路景
仰英標叨承犴獄之司平反何有忽報輶軒之使投劾
靡遑倘使青天獲雲霧之披尚覬廈屋有幈幪之賜

華陽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集卷二十八

宋 張綱 撰

啓

賀朱相啟

伏審誕膺渙號進位台司巖石彌崇復見儀型之舊廟堂增重載圖弼亮之勲善類有歸斯文大振竊以興邦之要論相為先冠羣后而輔一人非宿德重望不足以副倚毗之任撫四夷以安百姓非深智遠略不足以盡

康濟之宜矧當兵火瘡痍之未瘳欲繼紀綱壞亂之遺
緒顧兹體大尤見才難申甫相周宣王有復古之美寇
鄧佐漢光武致中興之功要在任得其人不然何以能
國恭惟某官建標天地論篤古今盛德粹温氣備四時
之正雄文雅健風同三代之醇早依日月之光亟濟雲
龍之會遭時不競東國之鈞翊萬乘于兵戎出沒之中
屹長城而外距撫羣情于宄孽搶攘之際遡大川而獨
航遂正君臣再安社稷方閔勞於機務旋屬望於蒼生

趨赴鋒車還服亥職上旣悔用於新進偉舊德之登庸人皆喜見於老成跂同心而輔政儀圖大計恢復中原佇觀賢者之所為將與天下而同慶某賦性甚陋辱知最深遂聞新命之傳倍激歡悰之切

賀信州連顯謨啟

伏審光奉除書遠臨巨屏一麾出守蹔分宵旰之憂千里承風已服神明之政恭惟某官才不世出道與時行養之有源學問窮於壼奧發而中節功業葢其緒餘粤

從清切之班屢屈藩宣之寄遇盤根而必解恢游刃而有餘矧茲上饒寔古名郡徒得君重載煩卧閤之能既結主知即赴追鋒之召如某謭陋夙荷眷存回想石渠恍英游之若夢聳瞻熊軾覺良晤之有期懽忭之懷叙言曷究

回宣州沈待制啟

上同前至之寄矧宣城之故郡多謝公之遺民獄訟不繁笑談可辦雙谿疊嶂想未厭於登臨一札十行諒即膺於重

任如某謭陋夙荷眷存發策宸庭旣識鵾鵬之化觀風獄市更聞襦袴之謠念良覿之尚賒辱華牋之先及謙冲則至感佩何言

與交代張提刑啟

伏審寵拜宸恩榮持使節將有光於前政用深憂於得人恭惟某官問學得之淵源才猷稟乎精粹論思古人之事力行憂國之言含香握蘭謂即升於華近登車攬轡猶暫屈於澄清簡自淵衷惠兹江左兼六條而並舉

聳一路之遐觀滯訟將平反而出之巨奸有投劾而去者眷言孱陋夙仰聲華未修望履之勤遽有交符之契簸糠揚粃不自意於居前藏玷匿瑕尚卒叨于餘廕嚴冬屆候行李在途緬惟跋履之勞默有神明之佑

除左司謝宰相啟

仰止三台方極掃門之願藐兹一介遽叨推轂之勤顧何幸以能當凛不知其所措嘗謂治道莫難於今日圖功宜急於任賢故凡朝廷之官皆為擢用至於宰相之屬

尤號要司贊紀綱出納之權茂省闥彌綸之望名雖列于左右事咸總于劇繁曩時臺閣華資間由此出有若廟堂餘論亦或與聞惟遴柬於名流乃克堪於器使顧如某者將馬用之材無博敏之稱學有迂愚之誚仕中都者八任自揣何功更靖康之初元始從外補歲月漫淹於待次馳驅靡効於平反正合投閒敢期妄進上方考慎其相端欲收委任之功命曰惟曁乃僚庶幾獲同心之助殊不自意辱此誤恩兹蓋伏遇某官夙高衛社

之忠懋賛經邦之業載專揆路益峻民瞻支大厦於將傾獨任棟隆之吉秉洪鈞而密運坐施太宰之平䛟一事之或失其宜收羣材而各致其用肆時掾佐採及庸虛詳整自持固無及古人之事勤勞可効誓將酬國士之知

復侍制謝宰執啟

罪如山積方置散于窮鄉恩自天回遽叨榮於邇列撫躬何以得此承命不知所云伏念某學不造乎古人性

難諧於世俗頃從疎遠誤辱明揚幸得陪兩省論議之餘亟欲報千載神明之遇笑王孫之失問肯懷媚竈之私多謝息之能官獨信挈瓶之守頫言可畏素志莫移張相自之遇字下改云雖知進未能知退每懷據淚之憂然守道不如守官姑盡挈瓶之智慮無一得技已五窮忽聞云云逮聞禍發於駭機始覺身危於累卵屈從薄責仰荷洪仁懲沸吹虀一飯敢忘於往咎看山拄頰終身已分於長閒不謂孤蹤驟蒙渥澤釋其罪罟寵以恩綸多病早衰羸隆名以畢桑榆之景雙親益老資厚祿以奉

菽水之歡獲幸爲歸誠有自此葢伏遇某官奮庸上宰允迪大猷二參云望高人傑躬秉國鈞絶朋邪以開衆正之門拯陷溺而與自新之路謂觀過各於其黨或公論之可申顧于人無所不容豈一眚而遂廢有如疵賤亦與甄收謹當欽佩訓詞恪守名節參西清之鵷鷺已容叨昧於明時挂神武之衣冠尚覬矜從於它日情之所感言不能文

通朱相啟

逖遠㫄席四序倐其將周屏伏衡門尺書曠而弗嗣坐念濶疎之迹邑勝慚懼之心仰恃洪私尚垂簡黙恭惟某官學窮今古道貫天人叅膺巖夢之求遂陟台符之峻挺夷險之一節更勤勞之百為子儀再造唐家名高而朝不忌叔敖三相楚國功大而身愈卑自遭閔艱亟解機務方奪情於優詔俄力請以終喪隙駟如馳慨祥琴之既御鋒車促駕趨召節以非遙即覲宸庭還登揆路瞻儀刑於舊德大恢復乎新疆庶寛宵旰之憂式副

黔黎之望某夙承眷奬預切傾依徂暑届時尚炎威之未解明神来相諒素履之多祥願益保綏下符虔祝

賀趙相冬啟

黄鍾應律肇基四氣之和紫極當陽共賀一人之慶維時上宰與國皆昌恭惟某官偉德望以端明輔聖神之休運載安社稷全濟黔黎天地為鑪獨秉甄陶之化河山作誓蔚髙帶礪之勲兹茂對於初陽宜倍膺於多福益隆國棟永賛皇圖某謬忝官聯過叨奬予瞻言衮席

曾莫預於進趨跧伏衡門但彌勤於祝頌

丁父憂服闋上宰相啟

門牆掃迹一終俄紀於周星里社偷生尺素莫通於記室非仰恃於高明之照敢自疎於舊賤之知惟是傾瞻不忘寤寐恭惟某官載登禹席獨運廟堂同德一心具著弼諧之效參天兩地丕昭寅亮之功維嚴盎具於民瞻隆棟遂强於國體以內則境土復版圖之舊靡煩一鏃之施以外則敵國交玉帛之歡行迓兩宮之返惟玆

盛事從古罕聞中興之期可坐而策眷乃衰殘之迹冒
勝誦詠之私哀制甫終顧無階于望履商飈方厲願益
保于冲襟

服闋上執政啓

逖違台席不知歲月之流屏伏衡茅莫貢寒温之問念
夙承於眷遇敢自置於闊疎宏度所臨愚衷必鑒恭惟
某官名垂宇宙義薄雲天素韜廊廟之姿出際休明之
運皐夔並駕精神足以折衝揚馬同時文章盖其餘事

自入參於大政乃益礪於公忠用宏經世之規坐翊丕

天之績皇威克振版圖俄復于齊疆外患潛消宗社再

安于周鼎惟茲盛事云云同前

賀鎮江孟郡王到任啓

伏審光膺制誥出殿翰藩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恭惟某

官懋昭令德允迪大猷孫忠久簡於上心重寄獨當於

方面江山改觀草木知名大纛高牙方逞鎮臨之寵耕

田鑿井已銷愁歎之聲自念餘生夙欽高義顧養痾于

閭里未遂披瞻惟竊託於忻懽實增欣幸

賀張樞密冬啟

律應黄鍾肇一陽之獨復氣調玉燭先四序以均和履德之基順時以正恭惟某官當朝宿望濟世元勲茂迎剛長之晨坐享朋來之福全師保勝折衝將靖於邊陲舍爵策勲爰立竚歸于廊廟顧如孱瑣夙荷眷知命數多艱適有負薪之疾筋骸雖强莫遑細柳之趨瞻望門牆第深祝頌

賀朱相冬啟

羲畫分爻陽應地雷之復周正建子法垂象魏之和品彙時亨賢哲道長恭惟某官功存廟社名在鼎彝坐迎日至之辰順履朋來之福仰梁公於北斗獨推耆德之高起謝傅于東山大慰蒼生之望惟茲朽鈍夙荷眷知千里瞻言短羽莫陪於燕廈八年遠迹舊陰徒想於桃蹊

乞再任宮祠上宰相啟

屏處兵樊仰鈞衡之在望寖更歲籥曠竿牘而弗修唯有傾瞻不忘寤寐恭惟某官位尊上衮德冠三階立社稷之殊勲自生民以來而未有修祖宗之故事雖百世不易而可知公道方行斯文不墜山甫中興於周室子儀再造於唐家蔚髙不世之名允屬當朝之傑眷言孱瑣忝迹簪紳雖草無功心甚慙於犬馬負薪有疾藹遽迫於桑榆方貪竊食之安再有奉祠之請所期終惠以苟餘生凡若朽株顧難勝於風雨渠然廈屋願永託於

怦懞

賀鎮江汪內翰到任啟

伏審錫命中宸更符巨鎮旌騎方聞於壓境閭閻已浹於歡聲某官德配古人名重當世獻納早膺於皇眷文章獨擅於天庭粤從親近之班屢出藩宣之寄雙溪疊嶂固未厭於登臨一札十行俄復須於寵渥以鐵甕江山之勝付玉堂詞翰之宗風醇而獄訟不繁事至而笑談可辦汲長孺之治民清靜信卧閤而有餘黃潁川之

下詔稱揚諒追鋒之不晚顧兹朽鈍久辱眷知占籍治
封正賴帡幪之庇杜門卧疾尚稽桑梓之恭緬想光儀
但增欣忭

賀鎮江蔣龍圖到任啓

伏審十行奉詔閔煩飛軓之勞一水揚舲就屈藩宣之
寄歡聲載路和氣回春某官學富家傳才優世用早踐
更於中外獨謁著於聲華木牛流馬之功方仰資於國
計皂蓋朱轓之寵俄易畀於藩條佇見褒嘉亟躋禁近

顧如末契幸竊餘庥尚楷恭梓之儀敢後馳牋之敬

賀鎮江鄭侍郎到任啟

伏審一札十行詔趣甘泉之舊雙旌五馬寵臨方面之雄下車云初闔境相慶某官高文華國厚德鎮浮早聯親近之班備罄忠嘉之節均勞既久屬望彌崇上方思見賈生將召還于宣室民固未忘汲黯聊借重於淮揚仰瞻師帥之賢已服神明之政眷言末契久闊英游少須當力於病衰尚冀復承於謦欬

賀鄭侍郎年啟

單閼肇歲正四序以履端象魏布和率萬民而觀治化工有俶賢路方亨某官名簡上心望高方面載肅藩條之舊茂迎寶歷之新皂蓋行春已布宣於德意鋒車就日將入侍於皇明顧此病衰莫遑展慶光塵在望祝頌彌深

丁母憂服闋上宰相啟

憂居苫次罔知歲月之徂竦仰槐庭莫貢寒溫之問念

夙叨於甄治敢自棄於凋疎內省孤衷伏深大懼恭惟
某官位冠羣后名震四夷咸有一德以格天得伊尹自
任之重思兼三王而施事致周公旁作之勤時旣得矣
而身愈恭愛莫助之而功益懋整乾坤於兵革搶攘之
際奉虞舜以解憂還風俗於祖宗全盛之時大周宣之
復古凜凜帝王之佐煌煌社稷之勳遠稽厥初獨立無
二然且謙虛而下逮不緣疎賤以遐遺凡具識知悉同
依仰某分窮命薄福過災生銜恤去官痛難勝於哀慕

變除終制恩實賴於矜存尚念餘生欲襄大事顧無財不可爲悅舍干禄莫知所安自躍不祥倘鑪錘之未棄雖悲勿洎庶窀穸之有終輒陳悃愊之私妄有祠宮之請退量僣率冀獲哀憐

賀黃侍郎年啟

歷占芫象出日方賓歲啟夏時建寅爲正恭惟某官蔚高雅望臨龍巨藩政修毋取之新序協泰來之吉明神攸介福履具宜皂蓋行春方布和於閫境紫泥封詔遂

趣駕於追鋒顧此病衰莫遑展叙

賀鎮江張朝儀到任啟

久闊英標阻奉尺書之問忽聞新命下臨方面之雄豈惟慶師帥之得賢亦以慰朋游之素望瞻懷甚邇歡忭可量某官學造古人文推作者趨時適變而才無滞用奉法遵職而治有能名肆膺廊廟之知特畀藩維之寄眷此南徐之地實分北顧之憂江山勝絶而民醇租賦樂輸而政簡既卜時而視印果來暮以騰謠似聞將促

於追鋒正恐不容於暖席某居然尸禄老矣就閒緬惟森戟之嚴曾是布衣之舊每念青編之共學獨憐華髮之隳顛不自意于衰頹復有依仁之幸倘未忘于雅素當修請謁之儀庶卜暇時略談故事惟凉秋之屆候諒福履之具宜願益保綏副兹虔祝

回鄭侍郎賀年啓

璇璣占象仰七政之回天寶歴須時慶三元之肇歲仰止一都之會粹然九牧之賢皂蓋朱轓已肅班春之令

清都絳闕將嚴就日之趨顧馳慶之未遑忽飛牋之先

及拜嘉有靦佩德無窮

華陽集卷二十八

華陽集卷二十九

宋 張綱 撰

啓

賀執政冬啓

氣行無間一陽進而朋來福生有基萬寶滋而萌動惟時盛德與國同休恭惟某官名世鉅賢端朝碩輔奮文章之大手領袖諸儒竭啟沃之深忠丹青萬化協千載風雲之會冠百工柱石之良茂對昌時倍膺殊祉佇正

鈞衡之拜益崇廊廟之瞻不間邇遐實同忭喜某叨恩祠館屏迹鄉枌緬想光儀徒深頌禱

賀鎮江王尚書年啓

歲且更始與物偕昌福生有基惟人所召伏惟某官公才獨步時論同歸輟從親近之班來重藩維之寄長江流惠比屋興謠象魏之布始和坐擁春祺之慶晉康之錫蕃庶行膺晝接之榮顧此病衰久於庇賴仰光塵之在望敘桑梓以猶睽徒有頌言少伸悃愊

回鎭江請赴鄉飲啟

式序賓賢莫重習鄉之禮欲知王道必觀稽古之文眷此盛儀行於會府宜選期頤而有德庶參賓介以無慙曾是謬庸猥蒙寵速捧詞甚過揣已奚勝仰和樂而不流固願得陪於席末惟暮年之多病實難自强以階升非敢固辭尚祈照亮

回金壇請赴鄉飲啟

伏審虔奉新制舉行習鄉特枉翰箋俾陪賓位屬有眩

昏之疾難自力於進趨緬懷揖遜之儀但彌勤於瞻頌

回葛丞謝解啟

伏審棘闈較藝賈餘勇以先登鶚薦飛書超羣英而得雋凡預交親之契同增歡忭之誠馳慶未遑貽牋遽及啟牘載披於麗藻玩詞彌服於高才感佩之私敷宣罔旣

回宋知縣啟

伏審拜命九重字民百里竊聽輿人之誦雅知令尹之

賢某官才兼衆長望重一世官不擇地聊欲試於絃歌治有能名諒難淹於朞月顧茲衰朽久服芳華自憐投老之蹤將有依仁之幸方圖遣問忽奉飛牋披溢美之英詞荷高情而增愧

回葛丞謝及第啟

伏審恭承大問摛章獨拔於天庭光被殊榮唱第寵登於儤籍士夫相慶科舉得人某官識稟天材文傳世業書破萬卷窮學海之淵源筆掃千軍擢詞林之根柢方

鎖廳而應詔遂發策以决科志諧拾𦍑之圖恩拜維新之命顧如賤息久竊餘光同為蟾窟之遊猥辱謙誨退念鯉庭之訓有愧前修惟慶謝之未遑忽牋函之先及過情得譽拜賜彌慚

回張察院啓

睽違英標阻貢牋函之問忽聞中詔茂膺憲府之除士論僉諧朝綱允肅某官學窮千古心醉六經文章華國而有餘蔚高大手譽望得君而益重峻陟青雲况當日

治之朝尤難風憲之任職分六察身率百寮鵰鶚搏空

已振霜威之厲鵷鸞接武佇躋法從之嚴遂究設施深

符屬望某辭榮簪紱卧疾山樊知言路之有開覺懽悰

之倍集鬱然枌梓既分同社之榮暮矣桑榆更切餘光

之照心所甚喜言不能文

賀陳相冬啟

召陽以律應復卦之初文求端於天建周正而布治惟

時碩輔與國同休恭惟某官道貫三才智包九德棟隆

廣廈納四海於帡幪坯就一陶鼓羣生於橐籥神人底豫夷夏輯寧茂對今辰備膺嘉貺某叨恩洪造屏迹窮鄉緬想槐庭阻造承顔之列恭馳竹素敢稽事貴之儀

回秀州張守啓

丘樊屏跡誤被弓招綸綍疏恩遽當銓部顧衰殘而曷稱徒震懼以彌增儌倖惟多黄緣有自伏惟某官德高時論名簡上心茂建州麾夙著勞能之效行躋禁路益觀設施之方特假吹噓以及庸陋曾未伸於謝悃忽先

辱於誨函謙以與人仰佩過情之譽歎然揣己奚勝流汗之赧

回折端明啟

伏審光奉中詔寵臨大邦政令一新士夫交慶恭惟某官躬蹈九德心潛六經負王佐之英才獨當妙簡委樞庭之重任屢罄嘉謨方自託於退閒忽起膺於重任總一路兵民之寄寬九重宵旰之憂坐席未溫威令先騰於南海追鋒已趣台躔還拱於北辰益展猷為用符屬

望某謬尸榮祿夙仰光塵貢咫尺之書尚稽郵傳荷謙虚之德先墜芳函感佩以還敷宣罔既

除參政回兩府啟

叨承命綍擢與政機用過其才感深以懼方今聖主之在御獨奮乾剛而有為所以任承德之臣必將責事功之實顧如某者何以當仁念才術之空疎矧年齡之遲暮挂冠得謝久絶望於恩榮乘傳趨還復叨官於禁從未閲周歲遽陟近司懇辭莫遂於循牆危懼有同於據㾱

此葢某官急賢人之引類明上臣之事君借以褒揚致
茲忝冒謙詞俯逮旣曲荷於推前重任難勝更願聞於
善後

知婺州回兩府啟

病辭機政冀休養於餘生恩畀輔藩尚叨塵於煩使荷
皇慈之曲被撫衰質以奚堪竊惟寶婺之區近接王畿
之化溪山明秀歌八詠於先賢風俗安恬揖二僊之遺
範將使承流於昭代必推名世之偉人有若耄昏初無

才術遭逢興運濫陪四近之聯黽勉朞年愧乏一毫之補已遣嚴誅而竊幸敢分樂土以偷安茲蓋伏遇某官華嶽三峰明堂一柱貳公弘化密參寅亮之權偃兵息民坐贊安疆之道樂君子成人之美體聖君優老之心特假吹噓致茲忝冒郡條始布方圖貢於柔緘郵傳遽臨乃先貽於誨翰仰佩謙抑曷勝悚惶

回監司賀冬啟

氣回初律一陽進而上行道協亨時諸福備而畢至伏

惟某官才優公論名簡上心暫駕軺車增重觀風之任

行趨召節遂通持橐之班兹允迪於昌辰宜朋來而受

祉方期展賀遽辱惠音輒附致於柔緘用陳悃愊第感

銘於謙德莫罄敷宣

回宣州樓樞密啟

貳政朞年初無補報分符千里誤玷寵靈揣暮齒以奚

堪覺慚顏之有靦伏惟某官清朝先達當代老成輟經

濟之宏才暫承宣於巨鎮雙溪疊嶂雖多暇日之娛黃

閤紫樞政復須賢之久佇膺召節歸覲凝旒某自顧叨逾出於庇賴王事鞅掌欲修謝而未遑君子撝謙辱貽牋之先及其如悚佩莫罄敷宣

回鄭郡賀年啟

王正肇序聿新布德之元君子履端丕擁自天之慶伏惟某官探原輿學經世宏才追三代以同風久去詞林之直長萬夫而觀政暫煩卧閤之賢茲坐對於春祺宜𢊁來於韶節遂還清禁益懋遠猷某假守鄰封風雲河

潤念未遑於展賀乃先辱於貽箋佩德何窮捫心有愧

回董直閣賀冬啟

郊迎日至天子歛福以錫民道與陽升賢者對時而膺祉某官才為世用仕結主知晝枕青縑早流聲於省戶朱幡皂蓋久借重於江城茲逢剛長之辰佇俟召還之命某養痾如舊賴芘尤深欣一線之添長稍延暮景望雙旌而阻造但祝多祥

賀鎮江楊少卿到任啟

伏審暫輟禁塗聿臨會府溫言寵錫知委任之非常令日須條聽歡謡之已洽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名動九重踐揚親近之班具著忠勤之績三章弼教釋之久誦於無冤千里擇賢長孺果聞於借重葢欲革外輕之弊豈徒寬北顧之憂諒暖席之未遑趣追鋒而亟下静惟衰朽夙荷照存投老鄉枌方依仁而竊幸贄名賔戺期力疾以猶艱輒寓牋滕少伸悃愊

賀鎮江韓尚書到任啟

伏審光奉除書寵臨會府旌麾照日開八座之儀刑條教回春聳萬夫之觀聽伏惟某官立朝儁望經世長才夙遭神聖之知具著忠嘉之績上星辰而聽履班早冠於甘泉集韡袴以迎郊威旋行於南服兹甫祥琴之御載膺符竹之分以長江控扼之邦付三輔剸裁之手真成假道看即追鋒耆言投老之蹤曾是同寮之舊治封占籍託庇頼以云初賔朊贄名困衰遅而阻遂聊陳干牘少達悃悰

賀趙直閣冬啓

聖人設卦驗剛長於復來君子對時協道亨於泰内某官鈞深敏識濟務宏才學探淵源夙著韋平之譽政先慈惠遠追名杜之風方順序以迎釐宜自天而錫寵眷言朽質幸託餘庥久濶笑談未遂賔儀之展緬懷祝頌敢稽慶牘之修

賀都統劉太尉到任啓

伏審光奉十行總提萬旅先聲遠暢真國勢以彌尊嚴

令初須肅軍容而改觀伏惟某官大忠奮發妙畧沈雄當四郊多壘之時立萬世不刋之績破匈奴而趙邊無犯孰先李牧之奇兵敗苻堅而晉祚中興獨賴謝玄之決戰勲昭彞鼎名動華戎夙登大將之壇屢剖价藩之竹眷江淮之列戍寔輦轂之上游易畀中權載識倚毗之重佇宣優詔趣升宥密之嚴某久仰英猷幸依洪庇漁音始布共欣朝論之公衰迹深藏未遂賓儀之展聊陳短牘少述鄙悰

賀趙直閣年啟

漢殿受圖禮隨時正侯藩謹朔德與春回伏惟某官慶襲僊源學窮聖閫屢屈分符之寄益恢拔薤之規占歲事於八風方勤勸課拜宸恩於三接佇躡清華眷此衰遲久于庇賴莫遂舉觴而獻祝敢忘削牘以馳誠

賀都統劉太尉年啟

順三陽而晝泰歷紀新元大一統以書王慶均列辟伏惟某官名垂宇宙功冠旂常暫分細柳之屯增重長城

之勢比膺宸眷既趣覲於凝旒願納春祺亟進裨於闕
衮某棲蹤蓬巷矯首轅門阻稱椒栢之觴聊致篋縢之
禮其如祝頌罔罄敷宣

賀方敷文冬啟

先王治歷方考驗於初陽賢牧撫民已召回於和氣某
官望高時彦德配古人久踐劇繁屢試發硎之刄行躋
禁密益摶運海之風玆氏履于復亨宜大來于泰吉某
心勤桑梓迹遠旌麾念君子之得時阻陪賀侶撫衰悰

而竊忭姑寓柔緘

回曹教授啟

歸老莵裘漸忘世故仰高泮水尚隔風儀敢期婚媾之求遂辱戔滕之貺恭惟某官文摛黼黻學探淵源惟樂其義而利其仁故仕既久而未嘗干進然弸諸中而彪諸外雖時未遇而莫掩蜚聲方英主有為之朝乃志士圖功之日恩華可跂閥閱增高況聞謝氏之芝蘭巳造孔門之堂室欲諧佳耦宜得名宗猥及衰微何勝悚佩

指長途而附驥切欣盛德之可親執敝帚以掃門深懼
弱孫之匆稱倉皇裁謝草率為慚尚冀高明曲垂鑒照

賀鎮江李寶文到任啟

伏審拜命楓宸輟清班於卿士升華寶閣分劇任於侯
藩師帥得人里閭交慶伏惟某官機深燭理才大濟時
簡上帝之心方在朝而美政通當世之務更治民以考
功眷長江扞敵之衝正萬里交馳之會擇賢而授倚重
惟深佇觀襦袴之成謡復指鵷鸞而接武退循衰病首

託庇庥未卜造門先承惠翰

賀李寶文年啟

三陽應律方順履於新元五馬行春已召回於和氣某官名高簡帝才大濟時聯西清邃密之班壯北固藩維之勢師盖公之清静須條每戒於烹鮮被黄霸之稱揚歸覲佇看於儀鳳載臨端月盐介繁禧某迹遠使旌心傾談麈緘詞尺素莫殫善禱之私竊蔭甘棠徒極偷安之幸

回王運使啟

仰止英標未卜趨承之便辱先榮翰過形褒借之勤自揣空疎何幸愧感伏惟某官才高瑞世學奧窮源擅剖符持節之權著騰實蜚聲之美蟬聯緒業久傳江左之風流烜赫功名行冠漢庭之班列某稟生極陋投老無庸闡卜宅於鄉邦喜棲蹤於德宇病衰成懶已稽削牘之恭渴想增懷尚冀披雲之幸

華陽集卷二十九

華陽集卷三十

宋　張綱　撰

雜文

衆會黄籙青詞

庶類貪迷凡有生不能免死千刼受報非上聖無所祈哀用申不忍之私仰凟蓋高之聽昨自國家多難始於北敵内侵甲兵散以雲屯盜賊從而蠭起炎威所及玉石俱焚憯毒不勝川谷流血況饑寒癘疫之所迫害雖羽

毛鱗介亦或殘生宇宙之間禍灾若此諒彼各償於所負豈無横及於非辜自變起不啻十年所殺傷難以數計覩露骸積尸之處痛長夜以何歸披黄籙白簡之文尚冤魂之可釋輒憑衆願虔啟真科或各誦於靈篇或同修於浄供衆多益寡近恱遠來仗精懇以上昭庶神明之可格伏願髙穹下監列聖垂休照冥途而洞開灑法雨以沾沐九州萬里潛消鬼哭之聲六道四生永脫輪迴之苦

設醮青詞

乾坤大造難述恩慈草芥微生何施報謝惟忱詞之自竭庶陳露而必聞伏念臣身荷國恩官無吏責合家口衆坐竊於安榮有每年高獲供於禄養顧兹薄陋何以堪任況因祈禱之私數免憂虞之禍恭承慈護彌積震惶乃卜日於初元用歸誠於法會伏願上蒼昭格下鑒愚衷消无妄之災巳仰資乎法力定長生之録尚永畀於康寧

二

患無大於有身實賴神明之祐福莫長於無禍敢忘祭薦之恭仰叩洪慈具陳丹悃伏念臣稟生愚拙竊國恩榮身為法從而家居官無吏責而廩食歲時温飽老幼康寧欽承大造之私錫此闔門之慶況乃賤息頃赴官期嘗暨親姻共伸齋禱既追瀆神之譴更叨從欲之仁僥倖滋多淩兢罔措伏願高真降格列宿昭回赦除冒犯之衍愆臨享潔蠲之素自天獲祐息凶禍於無形與時

皆昌壷子孫而不替

三

天道玄微蓋不言而善應人心懇切斯有感而必通受
賜實深撫躬增懼伏念臣愚不聞道老尚貪生但知竊
禄以安居豈有微功而報國苟逃陰譴旣荷神休更虞
子婦之災曾露禱祠之懇仰叨洪造悉獲清安是用虔
啟真科具嚴法供庶殫精恪上動監觀伏願列聖旁臨
大慈普濟福輕乎羽敢期純錫之大來禍生有胎所冀

潛消於未兆

四

太始無形彊名曰道至誠有叩如響應聲用自竭於愚衷冀仰塵於聰聽伏念臣賦性頑鈍遭時盛明進不能陳力以事君退不能修德而善俗奉身竊禄浮食延灾乃從去夏以來幼穉多嬰於疾苦嘗以私情所迫懇祈妄瀆於明靈由是舉家悉蒙全慶上竊龎洪之施不勝感戴之誠爰卜元辰聿嚴淨供伏願祥光下燭惠澤旁

流特寛冒犯之誅尚鑒精虔之志旣安且吉錫難老於
桑榆俾熾而昌鵠餘芳於蓬蓽

五

受國恩深莫伸於報效闔門口衆更追於疾殃仰銜洪
覆之私虔瀝謝生之悃伏念臣稟生薄陋晚歲遭逢再
仕明時躐贊萬機之重累叨睿澤更霑三族之榮去家
幾閱於四年攜幼殆逾於千里卒逃橫禍重反舊鄉顧
膚繆以何堪皆聖神之寵佑况緣病苦嘗賴保全茲因

冐責於微誠併用答還於先願伏願芬芳上達靈鑒俯昭赦其黷犯之愆錫以安平之福宦途出處已曲荷於寵洪暮境身心尚永離于障難

六

物壯則老難逃病苦之憂天矜于民尚啟祈禳之路旣叨蔭祐敢怠熏修伏念臣仕歷四朝年彌七紀自念平時之出處無非道力之保持福過災生忽纒痾於下體月來日往幾可厭於頹齡嘗暨兒曹兩干神造刳心俟

命旋踵蒙休夫何朽邁之餘猶辱哀憐之賜爰因今日

祇按僊科期盡展於初心更仰希於後福伏願飈游倏

降淵鑒俯回灼知懇迫之私加恵衰疲之質盡蠲沴氣

注金簡以增年普燭恩光均蓬門而協慶

七

年彌八秩繆先五福之稱恩自九霄敢忘一純之薦伏

念臣受形濁世竊禄清朝退憐命數之多奇常慮色身

之難保皇慈俯逮旣幸畀於殘骸道䕃均霑復喜登於

中壽仰被寵鴻之賜昌勝感戴之情迺卜元辰虔修淨供式敷謝悃布續頽齡伏願天鑒孔昭神鑾來下納丹誠於螻蟻駐末景於桑榆欽一人而悅千萬人咸羨久生之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更祈永命之休

追薦皇考黄籙青詞

禍延所怙莫報劬勞痛極終喪不勝摧割輒冒藩高之聽仰陳罔極之私伏念臣夙負丕愆頃招大罰自興悲於陟岵嘗瀝懇以籲天未盡孝思奄及祥祭慈顔益遠

無路攀號法力可憑用嚴齋禱所冀監觀於精懇早蒙
拔度於幽靈伏願亡考某官覺悟真心歸依大道出三
塗之寒夜長覩光明滅四趣之苦因往生快樂

醮新宅青詞一

環堵肇新仰荷帡幪之賜闌揚夙啟虔伸豺獺之私伏
念臣蓬蓽故棲風雨莫庇勢當改造既經始於先臣責
在肯堂用續成於治命僅違湫隘稍就規模三歲訖功
屢黷陰陽之禁一家攸處同傾報謝之心幸元夕之甫

臨顧落成而敢後有嚴法會庶達誠忱伏願上聖垂慈列星回照吉祥萃止潛消妄作之凶少長咸宜永享安居之福

二

土木妄興深負震驚之罪雲天下覆敢稽禳謝之儀伏念臣聚指猥多結廬甚隘久欲命工而增築慮黷陰陽頃因從宦以去家遂鳩徒役鑿舊山而開址穿積壤以居楹規模僅足於一區功力行周於三歳每虞招釁常

再禱於神休茲幸落成用併陳於法會伏願高穹垂鑒

列曜回光由衷俯察於信誠輕動潛消於悔吝上棟下

宇永觀風雨之除幼子童孫咸賴帡幪之賜

母親慶壽醮青詞

五福在人咸羨久生之樂大慈立教曲施從欲之仁輒

露忱誠仰祈靈照伏念臣身叨榮禄志在奉親堂有母

慈年踰中壽雖左右就養每欣駒犢之從然造化密移

已迫桑榆之景顧餘齡之難恃撫危慮而靡寧恭按真

科虔敷法席兾達由衷之欵乞延難老之期仍叩眞靈預求恩護伏願高眞下監列聖垂休憐臣愛母之私實由本性察臣籲天之懇非敢為身特俾親闈益增禄筭浹餘恩於見在身外齋後果於未來世中倘獲慰於母心庶少安於子職

追薦皇妣黄籙青詞

禍莫大於喪親難勝追慕道常先於救物用乞號呼伏念臣禀生多艱無母何恃永負劬勞之德莫申孝養之

勤罪逆所掐煩寃図極自營䰟之初逝固齋薦之屢修
尚慮前塵未超淨域爰當卒哭再竭哀誠叵生前祈禱
之私作身後追崇之報伏願明靈昭鑒列聖垂慈化形
遍滿於十方開度不遺於羣品庶遷幽爽頓釋㣲非徑
上仙鄉往生快樂

禳松蟲設醮青詞

大鈞播物莫先動植之恩沴氣為灾敢廢禬禳之法葢
此方之衣食多仰給於山林眷言弱植之松將備異時

之用爰從近歲忽蜚蠹之潛孳乃至滿山皆蠶食而槁死顧殘生之已甚更遺育於方來非假威神何能撲滅是用恪修淨供披露忱詞仰祈佑善之衷亟下維新之令所冀物無疵癘氣復和平卵生化生乘靈光而滅度甲者折者洗法雨以蕃滋載歌行葦之仁復見牛山之美曲全地利盡荷天慈

禳兵災黃籙青詞

地接邊烽亟致辟兵之禱天從民欲爰推減死之恩祇

按明科式敷謝悃伏念臣儆生遲暮幻累猥多昨敵騎之驛騷曁王師之弔伐軍聲振野暗鋒鏑於江淮殺氣干霄亘烟塵於里社逋逃則莫知所向憂懼而無以自安是用罄竭丹誠歸投金籙冀哀矜其迫切俾脫免於凶災逮玆經歲以平寧葢本至仁之覆護用乘穀旦虔啟法筵期展盡於初心更消禳於後患伏願高穹悔禍厚載流謙錫景祐於皇家蕩兵氣於紫塞坐令廣宇悉陶至治之風下及私門長享安居之樂

追薦皇妣禮觀音疏語

威神自在發大願於慈悲功德無邊作衆生之依怙念我慈闈之愛遽纒陟屺之哀圖報重恩惟祈善應伏願愚衷上格慧澤旁流十方普現方便門出沈䰟於翳路一切同歸解脫海悟空覺於前塵

二

神通具足空覺極圓是為淨聖尊能作功德海發不思議大願普現十方救無量劫衆生盡脫諸苦念我先妣

已經大祥欲永離於冥途須仰憑於象教爰因禫祭載啟法筵伏願妙智所臨靈魂如在回心向道早覺悟於顛倒因緣轉身受生常逍遥於極樂世界

追薦長男禮觀音疏語

塵緣結習衆生未免於輪迴法力掃除一切同歸於解脱眷言亡子奄棄盛年恐罪障已積於多生致靈識或沈於厚夜用嚴淨供仰叩威神伏願大捨慈悲為加哀憫開示超升之路俾從快樂之游悟五藴空即見非相

入三摩地遂證無生

追薦李氏水陸疏語

六趣苦因漂流不斷三乘妙力拯救無邊載稽方便闕

華陽集卷三十

華陽集卷三十一

宋 張綱 撰

雜文

祭張彥智文

嗚呼天生偉人堂堂傑異既博於才抑豪於氣悼往古之不返追流風於末裔躬信義而急人處阨窮以游戲妻孥困而號啼賓客喧其沓至苦俗態之卑陋納圓鑿於方枘獨昂昂以在羣思雲飛而孤唳覩負抱之如此

宜少見於行事誦平生之所為亦表表於當世方建炎之己酉海内俶其鼎沸渡五馬於烏江守孤城之如壁駭盜兵以環掔顧蕞爾其何恃仗忠信而出郊逆雄師以單騎解血刃於垂及曾一鏃之不試俟移帥於廣陵雟敵氛之孔熾略旁州以煨燼眇千里而睥睨公開門而待之衆果卻而遠避賴尊俎之折衝赫威名而逾厲天子異其材能詔徙近而作蔽惟建康之都會委荒城而晝閉招餘孽於散亾謂非公其誰治即銜命以入境

咸息黥而補劓出閭閻於瓦礫洗江山於昏翳弔野鬼之沈冤布春耕於新惠觀施設於三州曾未盡其一二俄感物以懷歸動蓴鱸之逸思叩帝閽而露章拜琳宮之僊吏反故鄉以訪舊侶漁樵而求志方却掃以就閒肯輕身於權媚昔先祖之定交俾通家以相繼結盟好於金石沐芳馨於蘭蕙有如某之薄陋辱知過其子弟甫弱歲而承顏勤白首以無替每暇日之招邀吐肺肝而自誓走童僕之歡呼極芳鮮於庖胾傾家釀之新篘

投車轄以留醉槃一笑以相樂率百金而屢費鄙後出之纖巧獨純誠以見謂迨之官於鄱陽慘離情而分袂阻萬山而道遠馳緘縢以來誶謂兵戈之未息將會面之難值徼斯言之不祥卒永隔於下地嗚呼哀哉欽不摩棺彝不臨隧邈音容而遐想撫汍瀾以出涕驚祥祭之甫臨繞一拜於墓次旅餚酒以致奠跽陳詞而略意後時而來心則有愧

祭外祖母倪氏文

恭聞令德發聞自初歸我外祖蘭芬謁如外氏族大母儀是勗靜專柔閒不戒而肅昌彰厥善是生叔舅起家白屋士林之秀帝欲用之召從百里安輿迎侍彖服煒煒孝養方隆命也不弔訃音自南痛靡有極追念深愛誨言具存歲時間見視猶已孫中山遄歸一拜堂上曾未閱歲遽哭遺像嗚呼哀哉人亦有言五福罕備亦既備矣則又兼貴况復有子諸孫滿前相其令終尚何憾焉唯是慈訓永隔千古奠以致哀淚墮如雨

祭丁明仲文

嗚呼明仲謞玆令德何辜於天而奪之亟夫好名者爭尺寸之進而趨利者競錐刀之直孰如明仲有官不仕欣然自適日散千金了無難色此其高情逸韻視夫世俗之規規何啻十百而千億也方且左琴右書枕流漱石舒幽思而嘯詠對清樽以朝夕友先賢於三徑五柳之間與之合堂而共席若其考古論今旁搜遠摭或深入佛海或直造聖域以至醫經神巧之功地理陰陽之

賾吳陸畫手鍾王筆蹟莫不極精而研思毫分而縷析
嗚呼明仲旣賢而又多能胡爲不壽一病至此極也雖
然人生如夢百年瞬息達人大觀何得何失惟典型之
徂盡後來無所矜式念此風俗使我心惻矧予叚孝之
親契好篤於疇昔航一水以相過每論心而莫逆嗟桑
榆之暮景期林壑以遠迹誦招隱而振衣指迷途以先
迪將駕言而從之忽千古之永隔嗚呼哀哉日月如駛
及此窀穸懷諮言其如在邈高風以寥闃跽陳詞而奠

訣揮老淚之橫臆

祭張彦度文

同姓所先友義相勗惟公於我愛均骨月初公南來歲在乙酉客中見我傾蓋如舊卜居吾邑契好日親趨舍利害有懐必陳為飢所驅宦遊契濶繾綣不忘書無虛月佐幕兩州鳴琴三縣至輒有聲銛鋒稍見衆驚且喜抱能將施公曰休矣善刀藏之奉祠歸來我方屛處白首對談過相勞苦曰惟此身來日無多一笑相樂吾其

敢踈別去未幾話言猶在命也不淑忽焉棄背嗚呼哀哉公兄寶文我之先友國士期我親愛篤厚斯人既沒典型在公不憖遺一吾誰與從豈無交游莫如公久四十五年夢覺何有聊陳薄奠送公西山追懷曩昔淚下重泉

祭胡氏碩人文

人之家法實由中饋允矣令德流芳必異仰惟碩人生有殊質歸我舅氏見謂良匹承上撫下以身周旋達於

宗黨靡有間言婦順母儀既克兼備凡厥家事不嚴而治舅方從宦進蒙上知曰惟在公遑恤我私匪其弗恤閫職有付處不失宜吾復何預曁登法從内助益勤湯沐疏封絲綸載新一時光寵有曄其盛豈無所本惟德之令謂宜百年永膺福祉胡為一病遽至不起嗚呼哀哉昔我外祖有子三人伯仲蚤世叔也獨存天既相之俾克顯大曷又抑之而奪其配我為其甥劬勞念母時過外家庶慰孤苦骨月同體舅惟我親碩人遇我親愛

惟均親之愛之義則有𠡠如已子弟恩久彌篤去冬之別言猶在耳方卜再見遂隔生死訃音初聞哀極號慟何哀之極毋黨爲重瞻彼下泉歸窆有期永懷懿範胡寧忍違恭陳薄奠侑以楚些情見乎辭聲淚俱墮

祭陳美成文

粤惟陳氏世有令德如公父祖我幸及識先德往矣典型在公方嚴厚重有祖遺風尚其家學博文約禮篤志不倦惟公是似再世濟美亦既兼之以戒以守厥譽四

馳譽之云何曰誠長者修身齊家飾以儒雅顧我衰遲里閭相屬佩服典常蘭芬蕙馥乃以女孫為其子婦冀聯姻好相親以久孰云一病遂至此極堂堂若人何去之亟逾五望六壽則不充族半青紫時獨不逢皇天畀付不充有命有德有義不逢何病餘慶流衍在其後昆身雖永已不亡者存詞以寫哀一別千古尚想平生淚墮如雨

祭甥丁伯升文

嗚呼吾甥氣貌堂堂何賦分之多蹇而受命之不長未孩而孤既孤而病或者以為不祥惟吾令妹獨有是子不幸而又嫠居曰吾尚何為乃切自慕於共姜我先大人與先夫人日夜念之欲奪其志以嫁而妹以甥之故指天自誓凛然有甚於秋霜觀夫守義若是則其所託於襁褓者厚矣譬猶草木之芳固將封之植之擢危根而孫秀期拱把於千章以吾甥出於積德之後且夙承其母訓又有伯父叔父教以義方吾故謂甥異日必能

自立而襲其餘慶浩乎其未可量也豈知事有大謬年未弱冠而天奪其母零丁一身葢僅存而若亡有婦甚賢亦相繼而下世痛猶未已又哭其長子之喪夫憂患百懼至此極矣嘗試推否泰之消長尚庶幾其享後福而壽康奚憯罰之太甚嬰此微恙而禍變卒駭於非常嗚呼哀哉甥舅恩義如何可忘獨捨我以先去其孰知余心之惶惶而況平生志願命有所制百不一償我是用追悼反復為出涕而淋浪雖然有形同歸於幻滅一

死何足以悲傷顧或脩而或短等炊夢於黄粱聊攄詞以寓意薦餘哀於一觴千古永訣歸安於藏

祭舅李侍郎文

惟公與我親則爲舅道義之交實同朋友或出或處一話一言未嘗不竭誠盡心以相佐佑如何天奪之亟一病遂至於不救嗚呼哀哉公生我後十有三年我之知公葢自其幼有若梗楠豫章擢於喬林雖拱把之微已見其蔚然而孫秀及其長也讀書考古夜以繼晝議論

英發智略輻輳則又若騏驥驊騮一日千里騣騣乎得夷途而馳驟故嘗自謂材高者必能高舉器大者斯可大受於是發策決科蜚英騰茂當聖主收人材致太平之時能自拔於流輩躡羣英而並躋內而法從之嚴外而大郡之守獨以望實得之易若取諸懷袖且天之生公既畀以能名又寵以禄厚是將全其所享而終以期頤之壽不謂令德壯猷方植而仆痛功名之雅志曾萬分之未就嗚呼哀哉公之材氣剛明諒直葢天性之自

然無所矯揉以是而游於世故能任誠無欺徇義不苟雖遇事繁劇而蟠根錯節交乎前必使之毫分縷析情窮理究如庖丁之解牛迎刃砉然顧何勞於擊剖此固公之所長而人亦以是稱公同一辭於萬口初公罷官而歸以病來告亟往見之猶能為我强起握手道舊頗怪其二年之別白髮蒼顏氣清容緺方咨嗟而歎惜公忽笑曰子言何陋人生固有一死孰先孰後譬猶客寓時至則行何畏之有以是見公胷中所存死不足以動

之而況世間得失利害其又奚疚追懷曩昔每聞擊節慷慨之談必有以發吾覆今我老矣事乃大繆生存之念既絶同心之盟莫副命也不淑安所歸咎情惝怳而愁思淚淋浪而噎嘔聊陳薄奠詞以為侑諒靈魂之未遠冀異萬一於三嗅

祭叔排岸文

昔我先君唯叔同氣兄友弟恭華鄂韡韡於時燕私某每侍旁一話一言敬佩典常先君既沒嗟我何怙儀型

所瞻獨有叔父恩義再昜慰此孝思如何不弔叔又棄遺嗚呼哀哉堂堂吾叔得官歲晚材不及施有言莫踐浮沈里社夏屋渠渠既富且樂宦達誰如謂宜百年享有全福七十非夭唯曰不足人曰不足叔也何憾有子若孫卜安於垗如某寒薄老去疇依杖屨未遠舉目烟霏陳詞奠訣以寫哀慕詞奠究哀淚墮如雨

祭弟彥飾文

昔我先祖頎然五孫皆以世業種學績文季孟之間君

勇且仁屢戰詞揚誓將策勲事既大謬棄如飛雲浮沈里閭坐閲紛紜被褐懐玉匪琢而珍昂昂令姿野鶴鷄羣氣有拂膺怒髪衝巾心豈芥蔕即之也温是謂坦率一笑一嚬曾莫矯揉任吾天真自其少小我固知君允矣直諒古之徳人宜壽百歲率俾風淳云何不淑奄忽沈淪嗟我老矣來歸鄉枌交流零落其誰與親頼有諸弟異戸同門花月風烟欣然一尊情久彌篤謂當終身君遽舍我悲哉良辰壽雖未極甲子越旬生雖不達子

孫詵詵數則有盡不忘者存亦可無憾安於丘墳唯是老懷痛茲天倫想念疇昔悽愴蒿焄酒餚如生冀來清魂嗚呼彥飾聞乎不聞

祭弟彥深文

嗟余生之多艱舉一世而少徒矧投老於窮巷交游散而益疎獨三弟之鄰牆分戚休而與俱每論心而莫逆撫芳辰以自娛粵巳卯之徂夏鴈序折而稍孤念過從之鮮歡猶二季之相扶曷沈痛之未定君又棄余於半

途愴餘年之無依籲蒼天其何辜嗚呼哀哉才疎而通莫之或攄心和而平退然守愚不知者謂君藏蓄之深而獨善知之者未嘗不歎其優游卒歲得保身之令圖頃一病之沈綿氣朘消而莫甦豈藥石之可恃竟奄忽而云徂紛華萼之凋悴復誰憐於朽株老懷悽其感傷泣涕淚而盈裾設豆觴之菲奠視生平而不殊幸清魂之一歆歸即安於山隅

祭談彥才文

嗟我有生逾八十年親戚故舊壯歲滿前水逝舟移去者紛然獨吾彥才相視華顛暇時過從一尊留連話舊論心情久益堅曷又猒余棄之而先念茲惸惸有懷孰宣嗚呼彥才和易周旋喜慍如一舉鄉推賢平生康强五福幾全晚見其子服縈官聯天報善人可無憾焉唯後死者無徒自憐去年之冬微疾已纏扶杖過我諄諄話言猶冀後會約期禁烟豈謂永訣遽營新阡我老艱出空望堂筵一奠寓哀淚下迸泉

謁文宣王廟文

某去聖已遠學道不工叨恩竊禄領兹獄事大懼不能任職然嘗聞諸夫子聽訟猶人必使無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尚其降鑒有以相之

謁諸廟文

某叨被誤恩當一路按舉之職自視薄陋疇克以濟惟神宅靈此邦功德顯茂尚其陰相庶免大戾即事之三日敢用虔告

華陽集卷三十一

華陽集卷三十二

宋　張綱　撰

雜文

祭皇考文

父兮生我恩同於天孝養永違攀號不逮日月如駛奄經寒食顧瞻墳土宿草方春追慕慈顔獨閉幽壤匍匐叩地肝心潰裂念此孤藐無父何怙天命不弔敢誰怨尤嗚呼哀哉酒殽芳馨恭致薄奠旨甘之奉不異平生

庶格靈魂鑒此哀懇

祭皇妣文

某積惡深重禍延先妣喪期迅速既就外除痛念劬勞大恩莫報號天扣地無所逮及嗚呼哀哉葢聞死者謂葬為藏故體魄降地乃始有歸不肖之孤是用不敢怠窀穸之事謹卜七月六日敬奉靈輀祔於先君中大夫之墓恭惟先妣三年在殯音容寖遠猶有几筵得以朝夕號慟慰孝思萬一今也歸窆泉壤永隔慈顏雖欲升

堂摩棺想像如在殯時豈復可得唯有生存拊育慈愛
追慕感咽無不有窮盡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母子之愛
如何相舍禮當即遠忍痛奠訣

焚黃文一

圜丘祭天禮成肆赦是為國家大典歲在戊申肇舉於
維揚迨今十五年矣天子聖明干戈載戢海內綏靖乃
復舉舊章以幸天下凡厥有官自通籍而上恩皆及親
德至厚也我先考昨巳累封官至中散今茲被命加贈

一等進為中奉大夫嗚呼自葉流根天澤也根不植者葉不茂惟昔中奉植德自晦隂貽後人是使不肖之孫襲其餘芳竊有禄位叨榮以賁先壠謹擇令辰跪奉綸綍告於尊靈尚想平生膺受光寵惟是慈訓永隔不勝感涕哽噎之至

二

嗚呼父母大恩天地罔極如何可報獨有朝廷命數霑被幽壤庶以慰孝思萬分乃去年冬天子親郊謁款紫

壇禮成肆赦凡厥在位自通籍以上均蒙錫福咸得顯榮其親故先考昨累贈中大夫今加贈太中大夫先妣巳封太令人今隨先考秩位加贈太碩人益寄祿之官遷至太中大夫則秩比法從非示優寵不輕畀付而命婦之碩人非其夫若子官與太中比亦不以封嗚呼漏泉之澤自葉流根吾君待遇臣下可謂厚矣某竊伏自念坐尸榮祿無尺寸之功而蒙上恩渥如此此豈某不肖所能自致哉寔我考妣積德獲此異數某老矣不復能

報國恩但當以疇昔教忠之言貽厥子孫庶或克承以慰地下之望躬陳薄奠展墓焚黄想像生存哀榮感切

冬至祭長男文一

陽來為復君子道長誰不逢時舉家相慶我獨何辜罹此凶禍上堂奠哭既失慈顔回視兒曹又不見汝惟汝婦子伏拜我後纍纍衰絰舉目傷之我哭我母心折欲死而汝諸孫哭汝不已我今垂老衰病日迫俯仰若是胡寧久生聊因令節酒餚致奠來止歆兹慰我悽惻

二

惟人之情莫親於父子雖壽夭之既定有生而必死吾固知之而猶於汝感咽痛悼懷之不置得非情之所鍾觸緒感發有不能自已者耶嗚呼去年寒食汝初病時謁醫三茅十日而歸今復見此令節汝獨冥漠去無歸期餘三尺之孤墳委宿草之紛披悽然念想涕泗交頤觴酒豆肉令豎攜以奠汝靈魂未泯知乎不知

祭李氏孺人文

嗟人生之必死兮如夜旦之有常惟體魄之降地兮故謂葬以為藏哀夫君之下世兮當暮秋之肅霜敵騎紛其南騖兮盜賊乘時而陸梁遍雲擾於江淮兮孰不憂心而惶惶徙君柩以旅殯兮計實出於倉忙經嚴冬之氷雪兮倏又見夫春陽委靈骨於草莽兮空丹青之在床每一念而興哀兮未嘗不揮涕淚而淋浪也嗚呼哀哉卜觀基之高原兮山深而水長卜二月之壬午兮日吉而辰良舉窀穸之大事兮冀清魂之樂康歎吾年之

垂盡兮置壽藏於汝旁將百歲以同歸兮胡能獨處而
悲傷就新塋而結屋兮陳薄奠之潔芳考古誼以即遠
兮不復祖載於中堂追懿德而莫返兮斷九回之危腸
諒精誠之未泯兮釂永訣之一觴安萬古之幽宅兮期
終焉而允藏

祭孫女文

爾之生也稟姿聰慧居室則為淑女既歸則為賢婦言
德功容無一不備吾閱人多矣如爾之婉嫕夙成者蓋

亦鮮儷柰何天不與齡春花始榮遽歎凋瘁嗚呼爾之歸寧也欣欣送迎本期抱子而還侍豈謂禍生不測呼吸之間遂至永棄念十有九年之所為覺成毀之須臾殆如夢而如寄人誰不死惟爾之死年不及壯病不及藥繼嗣未立䰟單骨寒所以使吾舉室寃痛號泣而不能已也惟家廟無祔姑之文而婦人有從夫之義是用舉爾靈櫬以翌日吉辰登舟復歸於江陰之曹氏至若葬祭之厚薄時日之遠近則一在爾之夫而吾不當復

經意也去年四月結襪出門今年四月棺與川逝人非木石之無情行路亦為之流涕觴酒豆肉聊作終天之訣雖陳詞千萬不能寫吾悲哀之至切也

李公朝奉墓誌銘

故右朝奉郎李公諱華字君儀今左朝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朝正之父也其先出隴西世遠而分有居建康之句容者不知其所以從偽唐兵亂又避於溧陽遠郊因家焉故公為溧陽人曾祖曰瓌祖曰俊父曰憲三世

逮公皆晦迹不仕公享年八十有六建炎三年六月乙亥以疾卒於家十月壬寅葬家之西五里曰下湯之原其後平江歷仕以恩累贈公至今官乃移書其甥張某曰先人潛德隱行宜有辭於後世而葬迫兵火不暇乞銘於今二十四年矣子其念之公於某為外祖知其平生顧莫詳於某者且舅命也何敢辭惟公純直簡諒貌莊而温方其少時於流輩中已見推重父没居喪毁瘠盡哀母老得疾廢於牀公垂泣憂懼遂置家事不問而

專意奉養抱持臥起進粥藥以至盥帨纖悉必躬必親故其身不出戶庭而衣未嘗解帶如是者十餘年莫知晝夜寒暑人以為難尤篤於友愛同氣五人從容李孟間上承下順相親以睦内外無間言平居安閒喜怒不形於色而家法嚴整與人交恭順而有禮自敵以下至於庸人孺子接之必盡其意初不以長老自處人有過惡絶口不道為覆護之唯恐勿及有田十餘頃歲水旱誓不一言減縣官租自其先世已然而公守之尤謹穀

翔貴亟發廩平價以食其一方虛甑待炊者以千計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羣飛下其田輒去不食田鄰愧駭且以相告公曰偶然爾勿復言葢其謙抑不欲近名類如此嗚呼人之行莫大於孝友而心之所存推以接物莫先於忠厚是二者衆可能也惟公得於性之自然而行之終身不變乃與衆異故以是修于家交于人而信於鄉里當是時雖三尺之童聞公之名莫不率教而自勉有若桀黠無賴亦知畏公之義不敢犯分以為非夫

以流俗之難化而公能使之愛慕誽服如是其所謂一
鄉之善不言而信者歟公先娶周氏再娶倪氏皆贈令
人子男三人長曰蘊前公卒次曰茂亦卒於公葬之明
年其季即平江也女一人適張氏是為某母贈碩人孫
女十六人曾孫男女二十七人初公倦於家一日宴坐
召三子誨之曰蘊與茂汝治生有法宜勉力以輔吾老
曰朝正汝篤志于學可出從士大夫遊立身揚名以大
吾門由是二子力生業不去左右而平江辭入太學不

數年登顯科釋褐而歸人皆以為公榮而公亦自喜有子以適其志也雖然公之所積者厚天將報之其後必大以顯而傳永久豈止榮一時而已哉今平江以材見用于朝歷禁從典輔藩赫然為時聞人則既大且顯矣公雖不及見而漏泉之澤自葉流根亦足慰地下之望以是知李氏之興公實積之而平江發之繼自今勿替於前則餘波寖廣浩乎其未可量也某既得論次公之羣行至于為善獲報可垂訓於後人者尤不敢略則又為之銘銘曰

建康古邑惟瀨之陽李氏世家自公而昌厥昌伊何
種德惟茂惟孝惟友濟以忠厚一鄉稱善公不自伐
人各有知心服以悅謂此耆老性合天道監觀在上
其必有報天既報公享有全福又錫之子大發其蓄
發不自躬匪時不逢以積慶基垂耀無窮下湯之原
山高水遠碣此銘詩式勸為善

金壇縣放生池記

紹興十三年夏五月有以唐放生池言於朝者皇帝若

曰噫此仁政也有唐規制狹陋流澤不廣宜有以侈大之即日有詔下其事諸路行馬鎮江三邑金壇地最居下號為澤國其民習綱罟而嗜殺越五年左宣教郎趙公稱來宰是邑入境問俗愀然勿怡亟取詔伏讀曰皇帝盛德好生而吏媮匆度物未嘗惠今不勉其何以逃罪乃相縣治東南不能一里得窪田焉近市無喧在野不僻溪湖流派以回繞島嶼分峙以相屬遂命度以為池視田之直幾何而償不損其價計工之費若干而役

不奪其力以十月既望庀徒經始決沮洳縱鋪而濬之為深十尺縱廣百步有奇繚曲堤而面方植嘉木以環蔭凡役三十有五日而池成清曠浚潔寒波激隄野色交映外與天際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思於是作亭其北憑高而下臨焉既又設關鑰嚴厲禁使往來者有時而漁盜毋得入明年天申令節宰乃躬率其佐若邑之士大夫會於池再拜呼舞大贖生縱之百族鉅細脫鼎鑊自適蓋不可為量數邦人聚觀無不以為歡樂而致華

封人所以祝堯之意且曰吾君之德及於物也深矣昔
文王有靈德以及物而民樂之請以君德名其亭使吾
邦人歲歲來會臨斯池也登斯亭也以樂吾君之德不
亦可乎宰曰謹奉教遂狀其事以來屬為之記臣叨被
恩寵念無尺寸功以報今幸目覩盛事願有紀述以歸
美萬分固不當以文字曖昧不稱為解葢聞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誠參天地贊其化育不忍一物不遂其生
者仁之至也夫羽毛鱗介物之甚微而人所不加恤以

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富而於甚微人不加恤之物惕焉思有以生之則其至誠惻怛所以加惠元元者可不論而知矣是以善言治者必以鳥獸魚鼈草木昆蟲咸若其性為治之極考觀唐虞三代之隆其功效靡不在玆而尤備見於成周之世騶虞靈臺行葦皆其詩也天下誦而歌舞之至今不息何其盛哉我國家以仁德受命聖聖相繼惠綏萬方皇帝陛下躬神武不殺之姿光紹前烈戢兵慎罰視民如傷海內妥安無一夫不獲而宸

衷惻隱猶恐渥澤未孚戕敗天物故斯池之作剏新增舊徧於郡邑要使有生有形皆一陶粹飲和不復罹暴殘之苦信乎至德流洽下澈淵泉矣將見天地之間潤澤豐美庶類至於蕃殖風俗化為忠厚論功較德比隆成周區區有唐誠不足道嗚呼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致此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大哉仁之為德也以所施乎一邑者觀諸郡以所施乎一郡者觀諸天下在在處處恩被動植生之育之而其所施也無窮其

施無窮則天之報之也豈有窮哉是以旣醉者太平之詩也君子萬年天實錫之假樂者嘉成王之詩也子孫千億天實申之臣不佞敢拜手稽首以是二詩請祝聖人此非獨臣之志也亦邦人之願也

安樂國序

余自少多病藥裹關心人有善方輒就抄録久之集其所得疏爲二十八條名之曰安樂國閑門無事卧游國中閱蟲鳥草木之變擢其可用俾各効靈庶幾身獲安

樂非敢以醫為事也而丁氏甥伯升性頗似舅亦復好
蓄醫方從予求得其本喜津津見顔間若將用是救人
疾苦者余謂甥之用心則善矣然此不可易也用藥當
如用兵藥有方猶兵之有書孫吳之書行於天下舊矣
兵家者流舍此無以勝敵而霍去病乃謂顧方略何如
不至學古兵法得無以權術之妙有非書之所能盡者
要在變而通之自得於言意之表則戰勝攻取暗合孫
吳蓋如是然後為名將嘗試考觀醫方種種之病無所

不療然病有百變而變不同藥有同功而用各異精微之旨方豈能述斟酌損益存乎其人而後生晚學僅能窺其藩籬便謂世間之病吾已盡得按方投劑可使立愈意直徼倖於一中曾不知毫釐之失為害滋大可勝惜哉古人有言知兵之將人之司命今余所集二十八條皆安樂國中兵也尺籍伍符指呼在我苟得其要則麾左而左麾右而右可以出奇應變策勳於五苦六辛之間如其不然暗中殺人雖不以梃與刃相去幾何嗚

呼此真不可易也愼之哉

華陽集卷三十二